

晚风·龙光塔

## 偶遇

| 朱荣荣 文 |

盛夏清晨，牵着女儿的小手，跨入古寺山门，在凤谷行窝的匾额下走进江南名园。水声萦绕中漫步清凉的八音涧，如行山阴道中。停留在知鱼槛曲栏前，投喂慵懒的鱼群，看它们涌动的大嘴在水面翕张。这时太阳已经很晒，但是只要紧走几步，穿过惠山寺大殿侧门进入云起楼，依山纡回的游廊正好遮阴。从隔红尘拾级而上，由石阶木梯引到最高处敞轩，晴朗碧空下，在斗拱挑檐的庇荫里，凭栏远眺对面葱绿山顶上朱紫色的龙光塔，还没到中午，山风仍有一丝凉意，吹得畅快，经二泉坊出愚公谷北门回家。

这是多年前暑假的某一天，又一次陪孩子“复习”日常游园路线。在这条路上，由二泉坊到愚公谷北门有一排祠堂，出租给几位惠山泥人工艺美术师作为工作室。名为工作室，却大都更像旅游商店，摆放着满满当当的旅游纪念品：照例有各色真真假假的宜兴紫砂壶、紫砂杯；印着古诗古画的折扇、团扇；烫了各种祝福语，吉祥图案的大小葫芦；当然也有色彩艳丽，形体简单的惠山泥人，而主人工作台只在偏僻一隅。

这一带我们通常都不会停留，总是径直穿过三贤祠再往南，有一个幽静场院，石桥曲折，古木幽深，湖石垒岸的深池里偶尔会看到几羽白鹭在悠闲地散步。我正要穿过三贤祠的大门，女儿却已经先进了西厢，我只能紧跟在后。这倒是一间与众不同的工作室，是三贤祠西厢朝北的一个小间，东壁摆放着作品展示柜，光线充足的工作台对门背窗，窗外茂盛的植物碧绿生光，像天然的屏风。台前一张老式藤椅，不大的空间没有任何旅游商品，看起来整洁素净。一位满头银发、清瘦白皙的老人正聚精会神

创作，听到有人进门的动静，他放下手中的工具，转头笑眯眯地看着好奇四处打量的我们。

我仔细观看展示柜中的作品，都是传统的泥人创作题材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造型准确，对于形体的细节刻画入微，最令人惊讶的是不施彩绘，完全用空间关系来表现细节：眉目、衣纹、发丝包括服饰和甲冑的纹理。我不禁询问是否还要给泥人上色，老先生回答说作品已经完成了。

这是如假包换的雕塑了，我心想。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欣赏真正的雕塑，有一点震撼：仔细观察从眉眼、衣纹到手部的各种细节，揣摩创作者的技巧手法。一个念头油然而生，我也可以尝试一下……

见我欣赏得入神，老人与我攀谈时话匣子也打开了。年逾古稀的老人是惠山泥人研究所的资深工艺美术师吕信捷先生，吕老退休后赋闲了一段时间，终究放不下泥塑，在家人的支持下重开了工作室继续创作。令我意外的是，说一口标准无锡方言的吕老并非无锡本地人，他出生在浙江东阳的一个木雕世家，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工匠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还是翩翩少年的吕老和父亲一起到杭州参加西湖工艺美术博览会，被参展的无锡惠山泥人迷住了，不顾家人反对，孤身一人来到当时的无锡泥人厂学习工作，期间吕老成绩优异，又被选拔进天津泥人张的创作研修班深造。成为泥人张传人的高徒。若干年后天作姻缘，在无锡安家，从此成了一个真正的无锡人。

我想老人的经历解释了作品素胚和写实风格的由来：泥人张作品形神兼备，以写实见长，而东阳木雕当然也不施彩上色。聊了好一会儿，我不敢打扰吕先生太久，临别时吕老师给了我一包创作用的惠山泥，特别叮嘱送给小朋友做手工。

参观了吕老师工作室之后，尝试一下的想法始终在心头挥之不去，有时甚至会在脑子里空想一个题材，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虚拟制作起来。真正开始沉下心来学着制作泥塑，已经是在很长时间之后了，自学入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，但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再也停不下手。慢慢有了几分心得，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疑问，我想再一次拜访请教吕老师。循着熟悉的小路走进工作室，发现一片凌乱，主人不在，一个陌生中年人正在打包搬运。惊讶询问才得知：吕老师竟已病故了，工作室也不得不关闭。

怅然若失地走进三贤祠后的敞院，蔽日浓荫中，曲桥深池，古木游廊，景物依旧，而我与吕老师竟然只有一谈之缘。

回程中心思潮涌：作为本地人，我早已对惠山泥人失去新鲜感了，怎么会在与吕老师的仅有的一次偶遇谈话后，从此念念不忘进而跃跃欲试呢？除了吕老师作品区别于一般传统作品的创新之外，他的传奇经历对我更有一种感发：一个未及弱冠的少年全力追求内心认定的目标，背井离乡，辞亲远游，最后为之付出一生。大学问家矢志求学，高僧大德一心证道的决绝也不过如此。没能再次见面，有一点遗憾，吕老师已经无法知道：他偶然的一番话，竟能让一个对雕塑一无所知的中年人拿起刻刀。

锡惠公园，无锡人再熟悉不过了，我日复一日走过的游园路线也是大家常走的，就在种种寻常中，与吕老师不寻常的偶遇，影响了我此后的日子，这大概就是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。写下这些潦草的文字，算是我获得宝贵赠礼后向吕老师的致谢吧。

悠游·十八湾

## 波浪谷的那抹红

| 王金大 文 |

波浪谷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，景区开发建设虽然时间不长，但以其独特的丹霞地貌，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，成为名闻遐迩的旅游胜地。

清晨从靖边出发，阴云笼罩着陕北起伏不平的大地，正逢陇上麦熟季节，车窗外沟沟梁梁上，绿色的果园，黄色的麦田，昔日黄土高坡荒凉景象已成为历史。临近景区，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并没影响我们游览波浪谷的热情。

进入景区，红沙岩地层断面，纹理清晰，层层叠叠，循谷延伸，错落有致。特别是那一抹“红”，是那般的无拘无束，鲜艳夺目，令人神往。

过玻璃景观桥，入火焰丹霞景区。映入眼帘的是一抹红的裸石斜坡，赭红色的红沙岩面上，纹理形如黄河流水，又如海浪翻滚，蔚为壮观。雨水冲刷的条条痕迹清晰可见。顺着平缓的台阶行走至同心台，那一抹红色会给你别样的感觉，深红、褐红、浅红、嫩红、红中带灰、灰中显红，色彩缤纷，让你目不暇接。一路走去，流波台、彩石步道、音乐步道，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风景，都跳不出那一抹红的掩盖。此时此刻的我，被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和惊异，深深地包裹着。

进入赤壁丹霞景区，让我意想不到的，这里除了深邃的沟壑，峭立的绝壁，耸立的崖嶂，居然还有水系沟通。步道在沟底循谷延伸，时而绕崖而过，时而与水同行，曲折委婉。转过一座突出的陡岩，入目的是一条浅浅的流沙河在缓缓流淌，河流宽阔处竟然有一片湿地。走在步道上，脚下是清冽冽的流水，身边是绿茵茵的芦苇，浅红的沙泥，有的裸露在水面，有的沉于水底，随水流动的纹路历历在目。为数不多的绿树，点缀在湿地周围，在微风细雨中更显生机。隔水遥望，红色崖壁上，巧布着五个大小差别不大的崖洞，据说那是当年土匪居住的地方。湿地的木平台边，树立着没有玻璃的大木框，“火星秘境波浪谷”几个大字悬挂在木框上方，对框观景，山体、湿地、红崖、云层，尽入框中。

过湿地向前，拾级而上，要经过一段陡坡，壁立的台阶让上了年纪的人望而生畏，好在有电梯可乘。出电梯俯瞰峡谷，在一抹红的抚慰下，河流湿地安静得像一匹绿色的绸缎，若隐若现。

穿过时空隧道，地心丹霞到了。没有阳光照耀，那一抹红的峡谷、山体、崖壁、坡面，就幻化不出扑朔迷离、难以捉摸、宛若仙境样的风情。多么希望天公作美，太阳露脸，哪怕是几秒钟！站在峡谷之上俯视丹霞，每一处峡谷，无不刻画着亿万年水蚀风蚀的印记。望亲台、拾光台、千米画廊、龙心台，伴随那些古老的传说，会带给你无限的遐想。那红色坡岩和崖岩上的纹理都十分清晰，它们都是经过白垩纪到新生代的岩层，是研究古地理、古气候、古环境的重要依据。

波浪谷开发不久，草木不深。适逢游客不多，虽然细雨霏霏，但天气不冷不热，一路向前，与峡谷相伴，与红色为伍，将自己融入大自然的怀抱，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。

情趣·健康桥

## 美食回归家庭

| 杨庆鸣 文 |

家是一种文化，是幸福的港湾。忆往昔，过去聚会，几乎都在家里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结婚时，办喜酒就是在家里的，人头济济，宾朋满座，菜香酒浓，热热闹闹，亲情感十足。

改革开放后，老百姓家庭条件好了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，也有一定经济实力了，再加上饭店酒店遍地开花，因而大家都愿意在酒店相聚，省了买汰烧和洗碗之烦恼，人轻松，因而备受顾客欢迎。然而，出现预制菜后，感觉在家里吃，自己采购食材既新鲜又卫生，比饭店里的预制菜好，于是，又有了回归家庭的想法和做法。

中秋期间，虽受台风“贝碧嘉”的影响，但丝毫不影响亲情团聚的欢乐。我们亲戚4个家庭，相约在我家一起聚餐，毫不逊色于饭店。为此，我女儿特从网上购买了一张一米六的圆台，一张圆台170元，正好可坐

12人，桌上放了冷盆、热菜和汤类近20个，荤素搭配，颜色悦人，淡咸适宜，大家吃了都说非常满意，消费水平仅是饭店的一半。

八十年代后期，家里原有圆台一张，因长期不用，早已处理掉了，现重拾圆台，回归原点，看似相同，却意义大不一样了。

家中聚餐，清淡，油腻少，烧的菜，都是事先在群里公布的菜单，牛肉、盐水虾、爆鱼、白斩鸡、腌黄瓜、百叶丝拌青菜、盐水毛豆、蔬菜沙拉等8只冷盆，一盘切好12小块的月饼，还有一碗甜食桂花糖芋头，衬托中秋节日气氛，另有红烧猪爪、清蒸鲈鱼、干蒸鸡、椒盐基尾虾、肉酿面筋等12个热炒和蒸菜。菜谱在群里征求大家意见后，才定制而作。我当“火头军”掌勺，由于事先配制好菜肴，仅40分钟，已是“满汉全席”。虽算不上“锡帮菜”，但菜肴以清淡鲜香为主，不放味精，吃了滋味醇厚，鲜香四溢。自制

菜肴，形、味、意俱全，似有一派清新脱俗的表现。特别好吃的是白斩鸡，白斩鸡人人会做，但做好不容易。首先，买鸡要买2斤半左右的青脚草鸡，因为吃起来有嚼劲，洋鸡就做不好，肉质酥松，失去了劲道。做法是将鸡洗净，放葱、姜、酒煮半小时，然后将鸡汤约两青边碗左右另起锅，放八角茴香、花椒、香叶、桂皮和盐笃15分钟，汤要偏咸。将切好的白斩鸡浸入汁水中，让其浸足入味，即可放入盘中，上桌一扫而光，这只菜也是我最满意和拿手的，源自岳父传下来的。

圆台不分大小，家里人人平等，虽有长幼之分，但三代人围桌把盏，其乐融融，情趣盎然。

家中的菜肴香醇浓郁，弥漫舌尖，那一种滋味，是一种情怀，美食回归家庭，更是饮食文化扎根家庭。秋风送爽，月饼添香，品饮琼浆，亲情满腔，月圆人圆，家庭幸福圆满。



抚琴

插画 戎锋